水經注/0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四

水經注卷五
河水
作者：酈道元　後魏

卷六

又東過平縣北，湛水從北來注之。

〈河水又東逕河陽縣故城南，《春秋經》書天王狩于河陽，壬申，公朝于王所，晉侯執衛侯歸于京師。《春秋左傳・僖公二十八年》，冬，會于溫，執衛侯。是會也，晉侯召襄王以諸侯見，且使王狩。仲尼曰：以臣召君，不可以訓。故書曰：天王狩于河陽。言非其狩地。服虔、賈逵曰：河陽，溫也。班固《漢書・地理志》、司馬彪、袁山松《郡國志》、《晉太康地道記》、《十三州志》：河陽別縣，非溫邑也。漢高帝六年，封陳涓爲侯國，王莽之河亭也。《十三州志》曰：治河上，河，孟津河也。郭緣生《述征記》曰：踐土，今冶坂城。是名異《春秋》焉。非也。今河北見者，河陽城故縣也，在冶坂西北，蓋晉之溫地，故羣儒有溫之論矣。《魏土地記》曰：冶坂城舊名漢祖渡，城險固，南臨孟津河。河水右逕臨平亭北。《帝王世紀》曰：光武葬臨平亭南，西望平陰者也。河水又東逕洛陽縣北，河之南岸有一碑，北面題云：洛陽北界，津水二渚，分屬之也。上舊有河平侯祠，祠前有碑，今不知所在。郭頒《世語》曰：晉文王之世，大魚見孟津，長數百步，高五丈，頭在南岸，尾在中渚，河平侯祠即斯祠也。河水又東逕平縣故城北。漢武帝元朔三年，封濟北貞王子劉遂爲侯國，王莽之所謂治平矣，俗謂之小平也。有高祖講武場，河北側岸有二城相對，置北中郎府，徙諸徒隸府戶，並羽林虎賁領隊防之。河水南對首陽山，《春秋》所謂首戴也。《夷齊之歌》所以曰登彼西山矣。上有夷齊之

廟，前有二碑，竝是後漢河南尹廣陵陳導、雒陽令徐循，與處士平原蘇騰、南陽何進等立，事見其碑。又有周公廟。魏氏起玄武觀于芒垂，張景陽《玄武觀賦》所謂高樓特起，竦跱峭嶢，直亭亭以孤立，延千里之清飇也。朝廷又置冰室于斯阜，室內有冰井。《春秋左傳》曰：日在北陸而藏冰。常以十二月採冰于河津之隂，峽石之阿，北陰之中，即《邠詩》：二之日，鑿冰沖沖矣。而內于井室，所謂納于凌陰者也。河南有鉤陳壘，世傳武王伐紂，八百諸侯所會處，《尚書》所謂不期同時也。紫微有鉤陳之宿主，鬬訟兵陣，故遁甲攻取之法，以所攻神與鉤陳並氣，下制所臨之辰，則決禽敵，是以壘資其名矣。河水于斯，有盟津之目。《論衡》曰：武王伐紂，升舟，陽侯波起，疾風逆流，武王操黃鉞而麾之，風波畢除，中流，白魚入于舟，燔以告天，與八百諸侯咸同此盟，《尚書》所謂不謀同辭也。故曰孟津，亦曰盟津。《尚書》所謂東至于孟津者也，又曰富平津。《晉陽秋》曰：杜預造河橋于富平津，所謂造舟爲梁也。又謂之曰陶河。魏尚書僕射杜畿，以帝將幸許，試樓船，覆于陶河，謂此也。昔禹治洪水，觀于河，見白面長人，魚身，出曰：吾河精也，授禹《河圖》而還于淵。及子朝篡位，與敬王戰，乃取周之寶玉，沈河以祈福。後二日，津人得之于河上，將賣之，則變而爲石；及敬王位定，得玉者獻之，復爲玉也。河水又東，溴水入焉。《山海經》曰：和山，上無草木，而多瑤碧，寔惟河之九都。是山也，五曲，九水出焉，合而北流，注于河。其陽多蒼玉，吉神泰逢司之，是于葭山之陽，出入有光。《呂氏春秋》曰：夏后氏孔甲，田于東陽葭山，遇大風雨，迷惑，入于民室。皇甫謐《帝王世紀》以爲即東首陽山也。蓋是山之殊目矣。今于首陽東山，無水以應之，當是今古世懸，川域改狀矣。昔帝堯脩壇河、洛，擇良議沈，率舜等升于首山，而遵河渚，有五老遊焉，相謂《河圖》將來，告帝以期，知我者，重瞳也。五老乃翻爲流星而升于昴，即于此也。又東，濟水注焉。〉

又東過鞏縣北，

〈河水于此有五社渡，爲五社津。建武元年，朱鮪遣持節使者賈彊、討難將軍蘇茂，將三萬人，從五社津渡，攻溫。馮異遣校尉與寇恂合擊之，大敗，追至河上，生擒萬餘人，投河而死者數千人。縣北有山臨河，謂之崟原丘。其下有穴，謂之鞏穴，言潛通淮浦，北達于河。直穴有渚，謂之鮪渚。成公子安《大河賦》曰：鱣鯉王鮪，暮春來遊。《周禮》：春薦鮪。然非時及佗處則無。故河自鮪穴已上，又兼鮪稱。《呂氏春秋》稱：武王伐紂至鮪水，紂使膠鬲候周師。即是處也。〉

洛水從縣西，北流注之。

〈洛水于鞏縣，東逕洛汭，北對琅邪渚，入于河，謂之洛口矣。自縣西來，而北流注河，清濁異流，皦焉殊別。應瑒《靈河賦》曰：資靈川之遐源，出崑崙之神丘，涉津洛之阪泉，播九道于中州者也。〉

又東過成皐縣北，濟水從北來注之。

〈河水自洛口又東，左逕平皐縣南，又東逕懷縣南，濟水故道之所入，與成皐分河。河水右逕黃馬坂北，謂之黃馬關。孫登之去楊駿，作書與洛中故人處也。河水又東逕旋門坂北，今成皐西大坂者也。升陟此坂，而東趣成皐也。曹大家《東征賦》曰：望河、洛之交流，看成皐之旋門者也。河水又東逕成皐大伾山下，《爾雅》曰：山一成謂之伾。許慎、呂忱等，竝以爲丘一成也。孔安國以爲再成曰伾，亦或以爲地名，非也。《尚書・禹貢》曰：過洛汭，至大伾者也。鄭康成曰：地也，沇出伾際矣。在河內脩武、武德之界，濟沇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。然則大伾即是山矣。伾北，即《經》所謂濟水從北來注之者也。今濟水自溫縣入河，不于此也。所入者，奉溝水耳，即濟沇之故瀆矣。成皐縣之故城在伾上，縈帶伾阜，絕岸峻周，高四十許丈，城張翕險，崎而不平。《春秋傳》曰：制，巖邑也，虢叔死焉，即東虢也。魯襄公二年七月，晉成公與諸侯會于戚，遂城虎牢以逼鄭求平也。蓋脩故耳。《穆天子傳》曰：天子射鳥獵獸于鄭圃，命虞人掠林，有虎在于葭中，天子將至，七萃之士高奔戎生捕虎而獻之天子，命之爲柙，畜之東虢，是曰虎牢矣。然則虎牢之名，自此始也。秦以爲關，漢乃縣之。城西北隅有小城，周三里，北面列觀，臨河岩岩孤上。景明中，言之壽春，路值茲邑，升眺清遠，勢盡川陸，羈途遊至，有傷深情。河水南對玉門，昔漢祖與騰公潛出，濟于是處也。門東對臨河，側岸有土穴，魏攻北司州刺史毛德祖于虎牢，戰經二百日，不克。城惟一井，井深四十丈，山勢峻峭，不容防捍，潛作地道取井。余頃因公至彼，故往尋之，其穴處猶存。河水又東合汜水，水南出浮戲山，世謂之曰方山也。北流合東關水。水出蒿渚之山，泉發于層阜之上，一源兩枝，分流瀉注，世謂之石泉水也。東爲索水，西爲東關之水。西北流，楊蘭水注之，水出非山，西北流注東關水。東關水又西北，清水入焉。水自東浦西流，與東關水合，而亂流注于汜。汜水又北，右合石城水，水出石城山，其山複澗重嶺，欹疊若城，山頂泉流，瀑布懸瀉，下有濫泉，東流洩注，邊有數十石畦，畦有數野蔬，巖側石窟數口，隱跡存焉，而不知誰所經始也。又東北流注于汜水。汜水又北合鄤水，水西出婁山，至冬則煖，故世謂之溫泉。東北流逕田鄤谷，謂之田鄤溪水，東流注于汜水。汜水又北逕虎牢城東，漢破司馬欣、曹咎于是水之上。汜水又北流注于河。《征艱賦》所謂步汜口之芳草，弔周襄之鄙館者也。余按昔儒之論，周襄所居在潁川襄城縣，是乃城名，非爲水目，原夫致謬之由，俱以汜鄭爲名故也，是爲爽矣。又按郭緣生

《述征記》、劉澄之《永初記》，竝言高祖即帝位于是水之陽，今不復知舊壇所在，盧諶、崔雲亦言是矣。余按：高皇帝受天命于定陶汜水，不在此也。于是求壇，故無髣髴矣。河水又東逕板城北，有津，謂之板城渚口。河水又東逕五龍塢北，塢臨長河，有五龍祠。應劭云：崑崙山廟在河南滎陽縣。疑即此祠，所未詳。〉

又東過滎陽縣北，蒗蕩渠出焉。

〈大禹塞滎澤，開之以通淮、泗。即《經》所謂蒗蕩渠也。漢平帝之世，河、汴決壞，未及得脩，汴渠東侵，日月彌廣，門閭故處，皆在水中。漢明帝永平十二年，議治汳渠，上乃引樂浪人王景問水形便，景陳利害，應對敏捷，帝甚善之，乃賜《山海經》、《河渠書》、《禹貢圖》及以錢帛。後作隄，發卒數十萬，詔景與將作謁者王吳治渠，築隄防脩堨，起自滎陽，東至千乘海口，千有餘里，景乃商度地勢，鑿山開澗，防遏衝要，疏決壅積，十里一水門，更相迴注，無復滲漏之患。明年渠成，帝親巡行，詔濱河郡國置河隄員吏，如西京舊制。景由是顯名，王吳及諸從事者，皆增秩一等。順帝陽嘉中，又自汴口以東，緣河積石，爲堰通渠，咸曰金隄。靈帝建寧中，又增脩石門，以遏渠口，水盛則通注，津耗則輟流。河水又東北逕卷之扈亭北，《春秋左傳》曰：文公七年，晉趙盾與諸侯盟于扈。《竹書紀年》：晉出公十二年，河絕于扈。即于是也。河水又東逕八激隄北。漢安帝永初七年，令謁者太山于岑，于石門東積石八所，皆如小山，以捍衝波，謂之八激隄。河水又東逕卷縣北，晉、楚之戰，晉軍爭濟，舟中之指可掬，楚莊祀河告成而還，即是處也。河水又東北逕赤岸固北，而東北注。〉

又東北過武德縣東，沁水從西北來注之。

〈河水自武德縣。漢獻帝延康元年，封曹叡爲侯國，即魏明帝也。東至酸棗縣西，濮水東出焉。漢興三十有九年，孝文時，河決酸棗，東潰金隄，大發卒塞之。故班固云：文堙棗野，武作《瓠歌》。謂斷此口也。今無水。河水又東北，通謂之延津。石勒之襲劉曜，途出于此，以河冰泮爲神靈之助，號是處爲靈昌津。昔澹臺子羽齎千金之璧渡河，陽侯波起，兩蛟夾舟。子羽曰：吾可以義求，不可以威劫。操劒斬蛟，蛟死波休，乃投璧于河。三投而輒躍出，乃毀璧而去，示無吝意。趙建武中，造浮橋于津上，採石爲中濟，石無大小，下輒流去，用工百萬，經年不就。石虎親閱作工，沈璧于河，明日，璧流渚上，波蕩上岸，遂斬匠而還。河水又逕東燕縣故城北，河水于是有棘津之名，亦謂之石濟津，故南津也。《春秋・僖公二十八年》，晉將伐曹，曹在衛東，假道于衛，衛人不許，還自南河濟，即此也。晉伐陸渾，亦于此渡。宋元嘉中，遣輔國將軍蕭斌，率

寧朔將軍王玄謨北入，宣威將軍垣護之，以水軍守石濟，即此處也。河水又東，淇水入焉。又東逕遮害亭南，《漢書・溝洫志》曰：在淇水口東十八里，有金隄，隄高一丈。自淇口東，地稍下，隄稍高，至遮害亭，高四五丈。又有宿胥口，舊河水北入處也。河水又東，右逕滑臺城北，城有三重，中小城謂之滑臺城，舊傳滑臺人自脩築此城，因以名焉。城即故鄭廩延邑也，下有延津。《春秋傳》曰：孔悝爲蒯聵所逐，載伯姬于平陽，行于延津是也。廩延南故城，即衛之平陽亭也，今時人謂此津爲延壽津。宋元嘉中，右將軍到彥之，留建威將軍朱脩之守此城，魏軍南伐，脩之執節不下，其母悲憂，一旦乳汁驚出，母乃號踊，告家人曰：我年老，非有乳時，今忽如此，吾兒必没矣。脩之絶援，果以其日陷没。城，故東郡治。《續漢書》曰：延熹九年，濟陰、東郡、濟北、平原河水清。襄楷上疏曰：《春秋》注記未有河清，而今有之。《易乾鑿度》曰：上天將降嘉應，河水先清。《京房易傳》曰：河水清，天下平，天垂異，地吐妖，民厲疫，三者並作而有河清。《春秋》，麟不當見而見，孔子書以爲異。河者，諸侯之象；清者，陽明之徵。豈獨諸侯有窺京師也。明年，宮車宴駕，徵解瀆侯爲漢嗣，是爲靈帝。建寧四年二月，河水又清也。〉

又東北過黎陽縣南，

〈黎，侯國也。《詩・式微》，黎侯寓于衛是也。晉灼曰：黎山在其南，河水逕其東。其山上《碑》云：縣取山之名，取水之陽，以爲名也。王莽之黎蒸也。今黎山之東北故城，蓋黎陽縣之故城也。山在城西，城憑山爲基，東阻于河。故劉楨《黎陽山賦》曰：南蔭黃河，左覆金城，青壇承祀，高碑頌靈。昔慕容玄明自鄴率衆南徙滑臺，既無舟楫，將保黎陽，昏而流澌冰合，于夜中濟訖，旦而冰泮，燕民謂是處爲天橋津。東岸有故城，險帶長河，戴延之謂之逯明壘，周二十里，言逯明，石勒十八騎中之一，城因名焉。郭緣生曰：城，袁紹時築。皆非也。余按《竹書紀年》，梁惠成王十一年，鄭釐侯使許息來致地，平丘、戶牖、首垣諸邑，及鄭馳道，我取枳道與鄭鹿，即是城也。今城內有故臺，尚謂之鹿鳴臺，又謂之鹿鳴城。王玄謨自滑臺走鹿鳴者也。濟取名焉，故亦曰鹿鳴津，又曰白馬濟。津之東南有白馬城，衛文公東徙，渡河都之，故濟取名焉。袁紹遣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于白馬，關羽爲曹公斬良以報效，即此處也。白馬有韋鄉、韋城，故津亦有韋津之稱。《史記》所謂下脩武，渡韋津者也。河水舊于白馬縣南洪通濮、濟、黃溝，故蘇代說燕曰：決白馬之口，魏無黃、濟陽。《竹書紀年》，梁惠成王十二年，楚師出河水，以水長垣之外者也。金隄既建，故渠水斷，尚謂之白馬瀆，故瀆東逕鹿鳴城南，又東北逕白馬縣之涼城北。《耆舊傳》云：東郡白馬縣之神馬亭，實中層峙，南北二百步，東西五十許步，狀丘斬城也。自外耕耘墾斫，削落平盡，正南有躔陛陟上，

方軌是由，西南側城有神馬寺，樹木脩整，西去白馬津可二十許里，東南距白馬縣故城可五十里，疑即《開山圖》之所謂白馬山也。山上常有白馬羣行，悲鳴則河決，馳走則山崩。《注》云：山在鄭北，故鄭也，所未詳。劉澄之云：有白馬塞，孟達登之長歎。可謂于川土疎妄矣。亭上舊置涼城縣，治此。白馬瀆又東南逕濮陽縣，散入濮水，所在決會，更相通注，以成往復也。河水自津東北逕涼城縣，河北有般祠。《孟氏記》云：祠在河中，積石爲基，河水漲盛，恒與水齊。戴氏《西征記》曰：今見祠在東岸，臨河累石爲壁，其屋宇容身而已。殊似無靈，不如孟氏所記，將恐言之過也。河水又東北，逕伍子胥廟南，祠在北岸頓丘郡界，臨側長河。廟前有碑，魏青龍三年立。河水又東北爲長壽津。《述征記》曰：涼城到長壽津六十里，河之故瀆出焉。《漢書・溝洫志》曰：河之爲中國害尤甚，故導河自積石，歷龍門，二渠以引河。一則潔川，今所流也。一則北瀆，王莽時空，故世俗名是瀆爲王莽河也。故瀆東北逕戚城西。《春秋・哀公二年》，晉趙鞅率師，納衛太子蒯聵于戚，宵迷，陽虎曰：右河而南必至焉。今頓丘衛國縣西戚亭是也。爲衛之河上邑。漢高帝十二年，封將軍李必爲侯國矣。故瀆又逕繁陽縣故城東，《史記》，趙將廉頗伐魏取繁陽者也。北逕陰安縣故城西，漢武帝元朔五年，封衛不疑爲侯國。故瀆又東北逕樂昌縣故城東，《地理志》，東郡之屬縣也，漢宣帝封王稚君爲侯國。故瀆又東北逕平邑郭西，《竹書紀年》：晉烈公四年，趙城平邑；五年，田公子居思伐邯鄲，圍平邑。九年，齊田肹及邯鄲韓舉，戰于平邑，邯鄲之帥敗逋，獲韓舉，取平邑新城。又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，而至沙丘堰。《史記》曰：魏武侯公子元食邑于此，故縣氏焉。郭東有五鹿墟，墟之左右多陷城。《公羊》曰：襲邑也。《說》曰：襲，陷矣。《郡國志》曰：五鹿，故沙鹿，有沙亭。周穆王喪盛姬，東征舍于五鹿，其女叔姬屆此思哭，是曰女姬之丘，爲沙鹿之異名也。《春秋左傳・僖公十四年》：沙鹿崩。晉史卜之，曰：陰爲陽雄，土火相乘，故有沙鹿崩。後六百四十五年，宜有聖女興，其齊田乎？後王翁孺自濟南徙元城，正直其地，日月當之。王氏爲舜後，土也。漢，火也，王禁生政君，其母夢見月入懷，年十八，詔入太子宮，生成帝，爲元后。漢祚道汙，四世稱制，故曰：火土相乘而爲雄也。及崩，大夫揚雄作誄曰：太陰之精，沙鹿之靈，作合于漢，配元生成者也。獻帝建安中，袁紹與曹操相禦于官渡，紹逼大司農鄭玄載病隨軍，屆此而卒。郡守已下受業者，衰絰赴者千餘人。玄注《五經》、《讖緯》、《候》、《歷》、《天文經》通于世，故范曄《贊》曰：孔書遂明，漢章中輟矣。縣北有沙丘堰，《尚書・禹貢》曰：北過降水。不遵其道曰降，亦曰潰，至于大陸，北播爲九河。《風俗通》曰：河播也，播爲九河自此始也。《禹貢》沇州：九河既道，謂徒駭、太史、馬頰、覆釜、胡蘇、簡、潔、句盤、鬲津也，同爲逆河。鄭玄曰：下尾合曰逆河。言相迎受矣。蓋疏潤下之勢，以通河海，及齊桓霸世，塞廣田居，同爲一河，故自堰以北，館陶、廮陶、貝丘、鬲、般、廣川、信都、東光、河間樂城以東，城地竝存，川瀆多亡。

漢世河決金隄，南北離其害，議者常欲求九河故迹而穿之，未知其所。是以班固云：自茲距漢北，亡八枝者也。河之故瀆，自沙丘堰南分，屯氏河出焉。河水故瀆東北逕發干縣故城西，又屆逕其北，王莽之所謂戢楯矣。漢武帝以大將軍衛青破右賢王功，封其子登爲侯國。大河故瀆又東逕貝丘縣故城南。應劭曰：《左氏傳》，齊襄公田于貝丘是也。余按京相璠、杜預竝言在博昌，即司馬彪《郡國志》所謂貝中聚者也。應《注》于此事近違矣。大河故瀆又東逕甘陵縣故城南，《地理志》之所謂厝也，王莽改曰厝治者也。漢安帝父孝德皇，以太子被廢爲王，薨于此，乃葬其地，尊陵曰甘陵，縣亦取名焉。桓帝建和二年，改清河曰甘陵。是周之甘泉市地也。陵在瀆北，丘墳高巨，雖中經發壞，猶若層陵矣，世謂之唐侯冢。城曰邑城，皆非也。昔南陽文叔良，以建安中爲甘陵丞，夜宿水側，趙人蘭襄夢求改葬，叔良明循水求棺，果于水側得棺，半許落水。叔良顧親舊曰：若聞人傳此，吾必以爲不然。遂爲移殯，醊而去之。大河故瀆又東逕艾亭城南，又東逕平晉城南，今城中有浮圖五層，上有金露盤，題云：趙建武八年，比釋道龍和上竺浮圖澄，樹德勸化，興立神廟。浮圖已壞，露盤尚存，煒煒有光明。大河故瀆又東北逕靈縣故城南，王莽之播亭也。河水于縣別出爲鳴犢河。河水故瀆又東逕鄃縣故城東，呂后四年，以父嬰功，封子佗襲爲侯國，王莽更名之曰善陸。大河故瀆又東逕平原縣故城西，而北絶屯氏三瀆，北逕繹幕縣故城東北，西流逕平原鬲縣故城西。《地理志》曰：鬲，津也，王莽名之曰河平亭，故有窮后羿國也。應劭曰：鬲，偃姓，咎繇後。光武建武十三年，封建義將軍朱祐爲侯國。大河故瀆又北逕脩縣故城東，又北逕安陵縣西，本脩之安陵鄉也。《地理風俗記》曰：脩縣東四十里有安陵鄉，故縣也。又東北至東光縣故城西，而北與漳水合。一水分大河故瀆，北出爲屯氏河，逕館陶縣東，東北出。《漢書・溝洫志》曰：自塞宣防，河復北決于館陶縣，分爲屯氏河，廣深與大河等。成帝之世，河決館陶及東郡金隄，上使河隄謁者王延世塞之，三十六日隄成，詔以建始五年爲河平元年，以延世爲光禄大夫，是水亦斷。屯氏故瀆水之又東北，屯氏別河出焉。屯氏別河故瀆又東北逕信城縣，張甲河出焉。《地理志》：張甲河首受屯氏別河于信成縣者也。張甲河故瀆北絶清河于廣宗縣，分爲二瀆，左瀆逕廣宗縣故城西，又北逕建始縣故城東。田融云：趙武帝十二年，立建興郡，治廣宗，置建始、興德五縣隸焉。左瀆又北逕經城東、繚城西，又逕南宮縣西，北注絳瀆。右瀆東北逕廣宗縣故城南，又東北逕界城亭北，又東北逕長樂郡棗彊縣故城東。長樂，故信都也，晉太康五年，改從今名。又東北逕廣川縣，與絳瀆水故道合。又東北逕廣川縣故城西，又東逕棘津亭南，徐廣曰：棘津在廣川。司馬彪曰：縣北有棘津城，呂尚賣食之困，疑在此也。劉澄之云：譙郡鄲縣東北有棘津亭，故邑也，呂尚所困處也。余按《春秋左傳》，伐巢，克棘，入州來，無津字。杜預《春秋釋地》又言：棘亭在鄲縣東北，亦不云有津字矣。而竟不知澄之于何而得是說？然天下以棘爲名者多，未可咸謂之棘津也。又《春秋・昭公十七年》，晉

侯使荀吳帥師涉自棘津，用牲于洛，遂滅陸渾。杜預《釋地》闕而不書。服虔曰：棘津，猶孟津也。徐廣《晉紀》又言：石勒自葛陂寇河北，襲汲人向冰于枋頭，濟自棘。棘津在東郡、河內之間，田融以爲即石濟南津也。雖千古茫昧，理世玄遠，遺文逸句，容或可尋，沿途隱顯，方土可驗。司馬遷云：呂望，東海上人也，老而無遇，以釣干周文王。又云：呂望行年五十，賣食棘津；七十，則屠牛朝歌；行年九十，身爲帝師。皇甫士安云：欲隱東海之濱，聞文王善養老，故入釣于周。今汲水城亦言有呂望隱居處。起自東海，迄于酅雍，緣其逕趣，趙、魏爲密，厝之譙、宋，事爲疎矣。張甲故瀆又東北至脩縣東會清河。《十三州志》曰：張甲河東北至脩縣入清漳者也。屯氏別河又東，枝津出焉，東逕信城縣故城南，又東逕清陽縣故城南，清河郡北，魏自清陽徙置也。又東北逕陵鄉南，又東北逕東武城縣故城南，又東北逕東陽縣故城南。《地理志》曰：王莽更之曰胥陵矣。俗人謂之高黎郭，非也。應劭曰：東武城東北三十里有陽鄉，故縣也。又東散絶，無復津逕。屯氏別河又東北逕清河郡南，又東北逕清河故城西。漢高帝六年，封王吸爲侯國。《地理風俗記》曰：甘陵郡東南十七里有清河故城者，世謂之鵲城也。又東北逕繹幕縣南，分爲二瀆，屯氏別河北瀆東逕繹幕縣故城南，東絶大河故瀆，又東北逕平原縣，枝津北出，至安陵縣遂絶。屯氏別河北瀆又東北逕重平縣故城南。應劭曰：重合縣西南八十里有重平鄉，故縣也。又東北逕重合縣故城南，又東北逕定縣故城南。漢武帝元朔四年，封齊孝王子劉越爲侯國。《地理風俗記》曰：饒安縣東南三十里有定鄉城，故縣也。屯氏別河北瀆又東入陽信縣，今無水。又東爲咸河，東北流逕陽信縣故城北。《地理志》，渤海之屬縣也，東注于海。屯氏別河南瀆自平原東絶大河故瀆，又逕平原縣故城北，枝津右出，東北至安德縣界，東會商河。屯氏別河南瀆又東北于平原界，又有枝渠右出，至安德縣遂絶。屯氏別河南瀆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故瀆，東出，亦通謂之篤馬河。即《地理志》所謂平原縣有篤馬河，東北入海，行五百六十里者也。東北逕安德縣故城西，又東北逕臨齊城南。始東齊未賓，大魏築城以臨之，故城得其名也。又屈逕其城東，故瀆廣四十步，又東北逕重丘縣故城西。《春秋・襄公二十五年》，秋，同盟于重丘，伐齊故也。應劭曰：安德縣北五十里有重丘鄉，故縣也。又東北逕西平昌縣故城北，北海有平昌縣，故加西。漢宣帝元康元年，封王長君爲侯國。故渠川派，東入般縣爲般河。蓋亦九河之一道也。《後漢書》稱公孫瓚破黃巾于般河，即此瀆也。又東爲白鹿淵水，南北三百步，東西千餘步，深三丈餘。其水冬清而夏濁，渟而不流，若夏水洪泛，水深五丈，方乃通注。般瀆又逕般縣故城北，王莽更之曰分明也。東逕樂陵縣故城北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故都尉治。伏琛、晏謨言平原邑，今分爲郡。又東北逕陽信縣故城南，東北入海。屯氏河故瀆自別河東逕甘陵之信鄉縣故城南。《地理志》曰：安帝更名安平。應劭曰：甘陵西北十七里有信鄉，故縣也。屯氏故瀆又東逕甘陵縣故城北，又東逕靈縣北，又東北逕鄃縣，與鳴犢河故瀆合，上承大河故瀆于靈縣南。《地理志》

曰：河水自靈縣別出爲鳴犢河者也。東北逕靈縣東，東入鄗縣，而北合屯氏瀆，屯氏瀆兼鳴犢之稱也。又東逕鄗縣故城北，東北合大河故瀆，謂之鳴犢口。《十三州志》曰：鳴犢河東北至脩入屯氏，考瀆則不至也。〉

又東北過衛縣南，又東北過濮陽縣北，瓠子河出焉。

〈河水東逕鐵丘南，《春秋左氏傳・哀公二年》，鄭罕達帥師，郵無恤御簡子，衛太子爲右，登鐵上，望見鄭師，衛太子自投車下，即此處也。京相璠曰：鐵，丘名也。杜預曰：在戚南。河之北岸，有古城，戚邑也。東城有子路冢，河之西岸有竿城。《郡國志》曰：衛縣有竿城者也。河南有龍淵宮，武帝元光中，河決濮陽，氾郡十六，發卒十萬人塞決河，起龍淵宮。蓋武帝起宮于決河之傍，龍淵之側，故曰龍淵宮也。河水東北流而逕濮陽縣北，爲濮陽津。故城在南與衛縣分水，城北十里有瓠河口，有金隄、宣房堰。粵在漢世，河決金隄，涿郡王尊，自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，河水盛溢，泛浸瓠子，金隄決壞，尊躬率民吏，投沈白馬，祈水神河伯，親執圭璧，請身填隄，廬居其上，民吏皆走，尊立不動，而水波齊足而止。公私壯其勇節。河水又東北逕衛國縣南，東爲郭口津。河水又東逕鄄城縣北，故城在河南十八里，王莽之鄄良也，沇州舊治。魏武創業始自于此。河上之邑最爲峻固。《晉八王故事》曰：東海王越治鄄城，城無故自壞七十餘丈，越惡之，移治濮陽。城南有魏使持節征西將軍太尉方城侯鄧艾廟，廟南有《艾碑》，秦建元十二年，廣武將軍沇州刺史關內侯安定彭超立。河之南岸有新城，宋寧朔將軍王玄謨前鋒入河所築也。北岸有新臺，鴻基層廣高數丈，衛宣公所築新臺矣。《詩》齊姜所賦也。爲盧關津。臺東有小城，崎嶇頹側，臺址枕河，俗謂之邸閣城。疑故關津都尉治也，所未詳矣。河水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，《春秋經》書築臺于秦者也。河水又東北逕委粟津，大河之北，即東武陽縣也。左會浮水故瀆，故瀆上承大河于頓丘縣而北出，東逕繁陽縣故城南。應劭曰：縣在繁水之陽。張晏曰：縣有繁淵。《春秋・襄公二十年》，《經》書公與晉侯、齊侯盟于澶淵。杜預曰：在頓丘縣南，今名繁淵。澶淵即繁淵也，亦謂之浮水焉，昔魏徙大梁，趙以中牟易魏。故《志》曰：趙南至浮水繁陽。即是瀆也。故瀆東絕大河，故瀆東逕五鹿之野，晉文公受塊于野人，即此處矣。京相璠曰：今衛縣西北三十里，有五鹿城，今屬頓丘縣。浮水故瀆又東南逕衛國邑城北，故衛公國也。漢光武以封周後也。又東逕衛國縣故城南，古斟觀。應劭曰：夏有觀扈，即此城也。《竹書紀年》：梁惠成王二年，齊田壽率師伐我，圍觀，觀降。浮水故瀆又東逕河牧城而東北出。《郡國志》曰：衛本觀故國，姚姓。有河牧城，又東北入東武陽縣，東入河。又有漯水出焉，戴延之謂之武水也。河水又東逕武陽縣東、范縣西而東北流也。〉

又東北過東阿縣北，

〈河水于范縣東北流爲倉亭津。《述征記》曰：倉亭津在范縣界，去東阿六十里。《魏土地記》曰：津在武陽縣東北七十里，津，河濟名也。河水右歷柯澤，《春秋左傳・襄公十四年》，衛孫文子敗公徒于阿澤者也。又東北逕東阿縣故城西，而東北出流注河水。枝津東出，謂之鄧里渠也。〉

又東北過茌平縣西，

〈河自鄧里渠東北逕昌鄉亭北，又東北逕碻磝城西，《述征記》曰：碻磝，津名也，自黃河泛舟而渡者，皆爲津也。其城臨水，西南崩于河。宋元嘉二十七年，以王玄謨爲寧朔將軍，前鋒入河，平碻磝，守之。都督劉義恭以沙城不堪守，召玄謨令毀城而還，後更城之。魏立濟州，治此也。河水衝其西南隅，又崩于河，即故茌平縣也。應劭曰：茌，山名也，縣在山之平地，故曰茌平也，王莽之功崇矣。《經》曰大河在其西，鄧里渠歷其東，即斯邑也。昔石勒之隸師懽，屯耕于茌平，聞皷角鞞鐸之聲于是縣也。西與聊城分河。河水又東北與鄧里渠合，水上承大河于東阿縣西，東逕東阿縣故城北，故衛邑也。應仲瑗曰：有西，故稱東。魏封曹植爲王國。大城北門內西側，皐上有大井，其巨若輪，深六七丈，歲嘗煮膠，以貢天府。《本草》所謂阿膠也。故世俗有阿井之名。縣出佳繒縑，故《史記》云：秦昭王服太阿之劒，阿縞之衣也。又東北逕臨邑縣，與將渠合。又北逕茌平縣東，臨邑縣故城西，北流入于河。河水又東北流逕西瀆津，津西側岸。臨河有四瀆祠，東對四瀆口。河水東分濟，亦曰濟水受河也。然滎口石門水斷不通，始自是出東北流，逕九里與清水合。故濟瀆也。自河入濟，自濟入淮，自淮達江，水徑周通，故有四瀆之名也。昔趙殺鳴犢，仲尼臨河而歎，自是而返曰：丘之不濟，命也。夫《琴操》以爲孔子臨狄水而歌矣。曰：狄水衍兮風揚波，船楫顛倒更相加。余按臨濟，故狄也。是濟所逕，得其通稱也。河水又逕楊墟縣之故城東，俗猶謂是城曰陽城矣。河水又逕茌平城東，疑縣徙也。城內有故臺，世謂之時平城，非也。蓋茌、時音相近耳。〉

又東北過高唐縣東，

〈河水于縣，漯水注之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漯水出東武陽。今漯水上承河水于武陽縣東南，西北逕武陽新城東，曹操爲東郡所治也。引水自東門石竇北注于堂池，池南故基尚存。城內有一石甚大，城西門名冰井門，門內曲中，冰井猶存。門外有故臺，號武陽臺，市臺亦有隅雉遺迹。水自城東北逕東武陽縣故城南。應劭曰：縣在武水之陽，王莽之武昌

也。然則漯水亦或武水矣。臧洪爲東郡太守，治此。曹操圍張超于雍丘，洪以情義，請袁紹救之，不許，洪與紹絶。紹圍洪，城中無食，洪呼吏士曰：洪于大義，不得不死，諸君無事，空與此禍。衆泣曰：何忍捨明府也。男女八千餘人，相枕而死。洪不屈，紹殺洪。邑人陳容爲丞，謂曰：寧與臧洪同日死，不與將軍同日生。紹又殺之，士爲傷歎。今城四周，紹圍郭尚存。水市隍壍，于城東北合爲一瀆，東北出郭，逕陽平縣之岡成城西。《郡國志》曰：陽平縣有岡成亭。又北逕陽平縣故城東，漢昭帝元平元年，封丞相蔡義爲侯國。漯水又北絶莘道，城之西北，有莘亭。《春秋・桓公十六年》，衛宣公使伋使諸齊，令盜待于莘，伋、壽繼殞于此亭。京相璠曰：今平原陽平縣北十里，有故莘亭，陀限蹊要，自衛適齊之道也。望新臺于河上，感二子于夙齡，詩人《乘舟》，誠可悲矣。今縣東有二子廟，猶謂之孝祠矣。漯水又東北逕樂平縣故城東，縣，故清也。漢高帝八年，封窋中同于清，宣帝封許廣漢少弟翁孫于樂平，竝爲侯國。王莽之清治矣。漢章帝建初中，更從今名也。漯水又北逕聊城縣故城西，城內有金城，周帀有水，南門有馳道，絶水南出，自外泛舟而行矣。東門側有層臺，秀出雲表，魯仲連所謂還高唐之兵，卻聊城之衆者也。漯水又東北逕清河縣故城北，《地理風俗記》曰：甘陵，故清河。清河在南十七里，今于甘陵縣故城東南，無城以擬之。直東二十里有艾亭城，東南四十里有此城，擬即清河城也。後蠻居之，故世稱蠻城也。漯水又東北逕文鄉城東南，又東北逕博平縣故城南，城內有層臺秀上，王莽改之曰加睦也。右與黃溝同注川澤。黃溝承聊城郭水，水泛則津注，水耗則輟流。自城東北出，逕清河城南，又東北逕攝城北，《春秋》所謂聊攝以東也。俗稱郭城，非也。城東西三里，南北二里，東西隅有金城，城卑下，墟郭尚存，左右多墳壠。京相璠曰：聊城縣東北三十里有故攝城，今此城西去聊城二十五六里許，即攝城者也。又東逕文鄉城北，又東南逕王城北。魏太常七年，安平王鎮平原所築，世謂之王城。太和二十三年，罷鎮立平原郡，治此城也。黃溝又東北流，左與漯水隱覆，勢鎮河陸，東出于高唐縣，大河右迆，東注漯水矣。桑欽《地理志》曰：漯水出高唐。余按《竹書・穆天子傳》稱：丁卯，天子自五鹿東征，釣于漯水，以祭淑人，是曰祭丘；己巳，天子東征，食馬于漯水之上。尋其沿歷逕趣，不得近出高唐也。桑氏所言，蓋津流所出，次于是間也。俗以是水上承于河，亦謂之源河矣。漯水又東北逕援縣故城西，王莽之東順亭也。杜預《釋地》曰：濟南祝阿縣西北有援城。漯水又東北逕高唐縣故城東。昔齊威王使肹子守高唐，趙人不敢漁于河，即魯仲連子謂田巴曰：今楚軍南陽，趙伐高唐者也。《春秋左傳・哀公十年》，趙鞅帥師伐齊，取犁及轅，毀高唐之郭。杜預曰：轅即援也。祝阿縣西北有高唐城。漯水又東北逕漯陰縣故城北。縣，故犁邑也，漢武帝元光三年封匈奴降王，王莽更名翼城。歷北漯陰城南。伏琛謂之漯陽，城南有《魏沇州刺史劉岱碑》。《地理風俗記》曰：平原漯陰縣，今巨漯亭是也。漯水又東北逕著縣故城南，又東北逕崔氏城北。《春秋左傳・襄公二十七年》，崔成請老于

崔者也。杜預《釋地》曰：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。濕水又東北逕東朝陽縣故城南，漢高帝七年，封都尉宰寄爲侯國。《地理風俗記》曰：南陽有朝陽縣，故加東。《地理志》曰：王莽之脩治也。濕水又東逕漢徵君伏生墓南，碑碣尚存，以明《經》爲秦博士。秦坑儒士，伏生隱焉。漢興，教于齊、魯之間，撰《五經》、《尚書大傳》，文帝安車徵之。年老不行，乃使掌故歐陽生等受《尚書》于徵君，號曰伏生者也。濕水又東逕鄒平縣故城北，古鄒侯國，舜後姚姓也。又東北逕東鄒城北。《地理志》，千乘郡有東鄒縣。濕水又東北逕建信縣故城北，漢高帝七年，封婁敬爲侯國。應劭曰：臨濟縣西北五十里，有建信城，都尉治故城者也。濕水又東北逕千乘縣二城間，漢高帝六年以爲千乘郡，王莽之建信也。章帝建初四年爲王國；和帝永元七年，改爲樂安郡，故齊地。伏琛曰：千乘城在齊城西北百五十里，隔會水，即濕水之別名也。又東北爲馬常坑，坑東西八十里，南北三十里，亂河枝流而入于海。河海之饒，茲焉爲最。《地理風俗記》曰：濕水東北至千乘入海，河盛則通津委海，水耗則微涓絶流。《書》：浮于濟、濕，亦是水者也。〉

又東北過楊虛縣東，商河出焉。

〈《地理志》：楊虛，平原之隸縣也。漢文帝四年，以封齊悼惠王子將閭爲侯國也。城在高唐城之西南，《經》次于此，是不比也。商河首受河水，亦濕水及澤水所潭也。淵而不流，世謂之清水。自此雖沙漲填塞，厥迹尚存。歷澤而北，俗謂之落里坑。逕張公城西，又北，重源潛發，亦曰小漳河，商、漳聲相近，故字與讀移耳。商河又北逕平原縣東，又逕安德縣故城南，又東北逕平昌縣故城南，又東逕般縣故城南，又東逕樂陵縣故城南，漢宣帝地節四年，封侍中史子長爲侯國。商河又東逕枏縣故城南，高后八年，封齊悼惠王子劉辟光爲侯國，王莽更之曰張鄉。應劭曰：般縣東南六十里有枏鄉城，故縣也。沙溝水注之，水南出大河之陽，泉源之不合河者二百步，其水北流注商河。商河又東北流逕馬嶺城西北，屈而東注南轉，逕城東。城在河曲之中，東海王越斬汲桑于是城。商河又東北逕富平縣故城北，《地理志》曰：侯國也。王莽曰樂安亭。應劭曰：明帝更名厭次。闞駰曰：厭次縣本富平侯、車騎將軍張安世之封邑。非也。按《漢書》，昭帝元鳳六年，封右將軍張安世爲富平侯。薨，子延壽嗣國，在陳留別邑，在魏郡。《陳留風俗傳》曰：陳留尉氏縣安陵鄉，故富平縣也，是乃安世所食矣。歲入租千餘萬，延壽自以身無功德，何堪久居先人大國，上書請減戶。天子以爲有讓，徙封平原，並食一邑，戶口如故，而稅減半。《十三州志》曰：明帝永平五年，改曰厭次矣。按《史記・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，高帝六年，封元頃爲侯國。徐廣《音義》曰：《漢書》作爰類。是知厭次舊名，非始明帝，蓋復故耳。縣西有東方朔冢，冢側有祠，祠有神驗。水側有

雲城，漢武帝元封四年，封齊孝王子劉信爲侯國也。商河又分爲二水，南水謂之長叢溝，東流傾注于海。溝南海側，有蒲臺，臺高八丈，方二百步。《三齊略記》曰：鬲城東南有蒲臺，秦始皇東遊海上，于臺下上蟠蒲繫馬，至今每歲蒲生，縈委若有繫狀，似水楊，可以爲箭。今東去海三十里。北水世又謂之百薄瀆，東北流注于海水矣。大河又東北逕高唐縣故城西，《春秋左傳・襄公十九年》，齊靈公廢太子光而立公子牙，以夙沙衛爲少傅，齊侯卒，崔杼逆光，光立，殺公子牙于句瀆之丘，衛奔高唐以叛。京相璠曰：本平原縣也，齊之西鄙也。大河逕其西而不出其東，《經》言出東，誤耳。大河又北逕張公城，臨側河湄，衛青州刺史張治此，故世謂之張公城。水有津焉，名之曰張公渡。河水又北逕平原縣故城東。《地理風俗記》曰：原，博平也，故曰平原矣。縣，故平原郡治矣。漢高帝六年置，王莽改曰河平也。晉灼曰：齊西有平原。河水東北過高唐，高唐，即平原也。故《經》言，河水逕高唐縣東。非也。按《地理志》曰：高唐，漯水所出，平原，則篤馬河導焉。明平原非高唐，大河不得出其東，審矣。大河右溢，世謂之甘棗溝，水側多棗，故俗取名焉。河盛則委泛，水耗則輟流。故溝又東北歷長隄，逕漯陰縣北，東逕著城北，東爲陂淀，淵潭相接，世謂之穢野薄。河水又東北逕阿陽縣故城西，漢高帝六年，封郎中萬訢爲侯國。應劭曰：漯陰縣東南五十里有阿陽鄉，故縣也。〉

又東北過漯陰縣北，

〈河水自平原左逕安德城東，而北爲鹿角津。東北逕般縣、樂陵、枏鄉至厭次縣故城南，爲厭次河。漢安帝永初二年，劇賊畢豪等數百，乘船寇平原，縣令劉雄，門下小吏所輔，浮舟追至厭次津，與賊合戰，竝爲賊擒，求代雄，豪縱雄于此津，所輔可謂孝盡愛敬，義極君臣矣。河水右逕漯陰縣故城北，王莽之巨武縣也。河水又東北爲漯沃津，在漯沃縣故城南，王莽之延亭者也。《地理風俗記》曰：千乘縣西北五十里有大河，河北有漯沃城，故縣也。魏改爲後部亭，今俗遂名之曰右輔城。河水又東逕千乘城北，伏琛之所謂千乘北城者也。〉

又東北過利縣北，又東北過甲下邑，濟水從西來注之，又東北入于海。

〈河水又東分爲二水，枝津東逕甲下城南，東南歷馬常坑注濟。《經》言濟水注河，非也。河水自枝津東北流，逕甲下邑北，世謂之倉子城。又東北流，入于海。《淮南子》曰：九折注于海，而流不絕者，崑崙之輸也，《尚書・禹貢》曰：夾右碣石入于河。《山海經》曰：碣石之山，繩水出焉，東流注于河。河之入海，舊在碣石，今川流所導，非禹瀆也。周定王五年，河徙故瀆。故班固曰：商竭，周移也。又以漢武帝元光二年，

河又徙東郡，更注渤海。是以漢司空掾王璜言曰：往者天嘗連雨，東北風，海水溢，西南出侵數百里。故張折云：碣石在海中。蓋淪于海水也。昔燕、齊遼曠，分置營州，今城屆海濱，海水北侵，城垂淪者半。王璜之言，信而有徵；碣石入海，非無證矣。〉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